

1008  
第六輯

儀徵文史  
資料



96

# 仪征文史资料

##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仪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二月

## 目 录

### ●人物春秋

盛成传(续)

张德鑫

游子东归

1

先严柳绍宗生平事略 柳大纲 柳大维 柳大绰 21

先父吴振南自传及注释 吴 楨 26

小知不足斋诗存 鲍贵藻 43

我所知道的鲍勤士老先生 李剑青 54

鲍勤士先生在紫中 许绍光 58

叔祖鲍勤士二三事 鲍阳明 60

### ●仪征旧闻

伪讨伐司令卢为国罪恶史 施瑞舟 62

友谊学社 孙怀宝 84

### ●工商纪实

仪征旧时的金融业 沈 捷 90

理发业今昔概述

高维岳 100

我市集镇商业简介

万 水 117

●医卫今昔

十二圩往昔医疗卫生事业

沈 捷 125

追思余汇川先生

张恩树 131

●文化与教育

实小校史纪实

程文甫执 笔 137

仪征人民影剧院简记

陈吉襄 祁凤云 155

●海外萍踪

几内亚见闻

叶世珏 159

●名产谱

捺山茶

王道明 包文权 183



## 盛成传（续）

张德鑫

### 游子东归

《我的母亲》在海外的成功，也是孟郊《游子吟》的一曲赞歌，正是这首铭刻在盛成心中的唐诗无时无刻不在激发他报效母亲和祖国的寸草心，使他终于写出了这部不同凡响之作。离开故土十载，母亲在思念，祖国在召唤，已是迟迟归的盛成望乡心切，决定归国报春晖。此时正好国内胡愈之先生亟聘他为上海的《东方杂志》工作，盛成觉得自己虽已是法文作家，但却久不与中文和国情共生活，不能代表“祖宗之我”来写书，心甚抱愧，便欣然接受胡愈之的约聘。为了实现埃及国王、土耳其总统邀他访问讲学之请，同时顺道去看望昔日恋人达吉雅娜和滴娜，并考察中东各国社会风貌，盛成拟订了东游阿拉伯及西亚诸国由新疆入国门沿丝绸之路逆行回国的计划。法国几家报刊闻讯即请盛成当特约记者沿途采访写稿，亚丁阶印书局也跟盛成签订了合同，继续出版盛成的书稿并主编《东方丛书》。

1929年4月14日晚，法国著名老作家纪德邀请了一些文苑名流作陪为盛成饯行。他们畅谈至深夜，纵论世界文学之未来。纪德就世界文学之精髓发表了一席精辟之言：“世界

文学由各民族文学组成，民族文学乃地方文学之汇合。设有地方文学，就谈不上民族文学；没有民族文学，也就无所谓世界文学了。《我的母亲》属于中国的民族文学，又是她的地方文学，所以才能立于世界文学之大家庭内。”老作家对《我的母亲》的评语，可谓一语破的。其实，鲁迅先生也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真是大师所见略同。

第二天，怀着惜别和兴奋的心情，盛成束装就道由巴黎至马赛。翌日登香港轮向埃及亚力山大港进发，终于首次踏上了归途。

地中海碧波万顷，巨轮劈波斩浪东驶天方之国。盛成伫立船头，仿佛看到了天边那雄伟的金字塔和神秘的狮身人面象，不禁忆起了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他浮想联翩，诗情汹涌，即在甲板上写下了一首法文诗《破浪》，后发表在1929年12月开罗《妇女月报》法文版增刊上。《妇女月报》的主编是当年盛成在困境中不时给以帮助并为出版《我的母亲》起过重要作用的法国作家加皮夫人的姐姐马介思女士，她在开罗火车站迎接了盛成。

如果说当时的亚历山大港在盛成眼里不过是座充斥洋人的不东不西、非欧非亚的投机市场，那末，首都开罗毕竟还呈现出东方的阿拉伯的文化色彩和传统。虽然盛成是以法文写作而知名世界的，但埃及人民却把他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使者，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当然是中国作家和诗人，因为中国、埃及同是两大东方文明古国，这就有着某种“血缘”。在开罗，《国家报》、《开罗日报》、《埃及新闻报》等大报的记者纷纷采访盛成，请他就此行目的、文学问题、妇女问题、中国青年运动乃至中国之将来发表见解和讲演。一个

月后，《自由报》竟以《中国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盛成陈述其学说之要点》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盛成学说”的雄文，将其归结为“在他的学说上母亲是社会原始的细胞”。

母亲是女人，盛成写了一位了不起的母亲，赞颂了东方女性的平凡和伟大，埃及妇女研究会请他去演讲，只有女子可进入听讲，头上还蒙着黑面纱。但也有勇敢者，如埃及妇女协会会长夏拉舞英夫人就是位开通的妇女运动领袖，她告诉盛成：“你能想到吗，十年前我还带着七层黑面纱呢！”由埃及妇女的面纱，盛成回想到中国女子的缠足，这些都是套在东方女性身上的枷锁。要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规，要破除“女子是男子一根肋骨变成的”之类圣经遗训，争得男女真正平等，东方妇女还要走很长很长的征程。这是盛成东游天方古国研究阿拉伯社会的第一项课题，盛成发现，埃及妇女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的“套中人”，即使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上层女性，在家还是处处听命于男子，决不敢一丁点儿有违古兰经的教义。

因此，要研究阿拉伯社会和文化，非从宗教入手不可。在这儿，宗教就是各个人心灵的钥匙，也是窥探一个民族、社会、国家心理的锁钥。埃及有三教，伊斯兰教是第一大教，其次是耶稣教初期教派之一的克普陀派和犹太教。有意思的是，这三教铸成了埃及人乃至阿拉伯人的一种共同心理即圣经心理，或曰耶稣、犹太、穆罕默德共同合有的习惯心理，因为耶稣教也起源于东方，起源于中东，这儿是宗教的源泉和汇流处，这也是中东跟远东、埃及跟中国不同之处。这种圣经心理的直接反映就是宿命论心理极重，万事命定，妄思反抗乃宗教之罪人，这也是古埃及太阳教心理之遗

风，人民心理好闲偷安，不思变动，听凭真主或上帝的安排。盛成在埃及结识了各类人物：国王、教育总长、农业总长夫人、诗人、作家、律师、教授等。他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家庭，从上层豪门到农家乃至贝都卯游牧部落，同吃同住，目睹身受各种豪华、保守、愚贫、诚朴、天真、自然、苟安。也许是这儿的宗教心理太强大了。盛成惊叹埃及和中国同是一个昔日东方文明古国而另皆沦至封建落后贫穷，但在埃及看不到任何解放社会的社会运动，连“五四运动”的影子也没有，更不必说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了，埃及的独立运动是完全对外的。

但盛成对埃及决不只是负面的印象。当他卧身在三座五千年金字塔高低参差中之人面狮身像下，沐浴在大漠黄风和斜晖的诗情画意中时，面前仿佛呈现出《旧约》中描绘的尼罗河上夕阳飞动的色彩：“丛林全被火烧起来了，可是丛林还是丛林，再烧也不熄的。”是啊，文明古国今虽衰，可文明还是文明，再衰也不灭的。盛成埃及行收获最大永远难忘的，便是跟当时几位埃及文坛泰斗的会见和交往，在中埃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极其难得而又多彩多姿的一页。

“我在此认识埃及名人极多！……其中我所最佩服的是太浩须生，眼光最远的耆者。”这是盛成在其《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一书中话，可惜书中并未对此作具体的记述，今天盛老给我们重忆了这段珍贵的史料。“太浩须生”今译为“塔哈·侯赛因”，这位盲人是跟金字塔一起耸立在尼罗河畔的阿拉伯文化巨人，被称作“阿拉伯文学之柱”。他比盛成年长十岁，也曾留学法国，钻研西方文化，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熏陶，企图用欧洲的文艺复兴来激励阿拉伯的文艺复兴。1925年，塔哈出版了历史人物评传

《思想领袖》，此书全面介绍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1926年，他的《论蒙昧时代的诗歌》问世，主张对一切古代典籍、先知圣人应允许怀疑并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提出“一切重新开始”的口号。这些遭到了习惯势力和保守分子的攻击被视作离经叛道，他的书也被查禁。但塔哈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研究、写出了更多作品。这期间，就在盛成创作《我的母亲》不久，塔哈于1929年初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日子》，后被认为是埃及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里程碑。

《日子》记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种种不幸和幻想，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埃及社会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对陈腐不堪的封建和宗教教育制度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这部作品当时出版的是第一卷，后于1939年和1962年又先后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盛成去见塔哈就是商讨将《日子》译成法文编入“东方丛书”。盛成由夏拉舞英陪同来到位于开罗近郊的塔哈家里，在门口迎接盛成的是一位架着墨镜、拿着手杖的高个中年人，他就是塔哈。“欢迎，欢迎，我不能看见你，请允许我抚摸你一下……”塔哈操着流利的法语伸出了手。盛成被这特殊的见面方式深深打动，他把脸埋进了塔哈的双手，来自扬于江畔的客人扑进了尼罗河主人的怀里，

“啊，我现在差不多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了”在丰盛的宴席上，塔哈当着应邀作陪的开罗文化界名人的面赞赏盛成的大作，认为《我的母亲》跟《日子》简直是前后呼应的姐妹篇，皆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来反映两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社会变革。这两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留法生又皆致力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坛巨匠，很自然地将话题集中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上。盛成说：“东方文化不一定一切都好，西方文化也不是一切都坏。完全挑开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财富

单纯到东方疑古，或者不敢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髓来摒弃东方传统中的陈腐糟粕，都是不可取的。”这席话赢得了塔哈的共鸣。真乃酒逢知己，他们后来又会晤了五、六次，类似的经历，共同的信念，把盛成和塔哈结为契友。

盛成在叙利亚避暑胜地扎哈勒访问时，一天一位仪态端庄的长者来到盛成下榻的旅馆看望盛成，他就是执埃及诗坛牛耳的老诗人邵基，刚刚两年前（1927年）他被授予“诗歌之王”的称号。这位诗王（也是剧作家和小说家）早年留学法国，他的作品在吸取西方文艺优秀表现手法中继承了阿拉伯诗歌的优良传统，对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和美好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埃及文艺复兴中，邵基及其作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阿拉伯文学开辟了新领域。如写这位德高望重的诗圣亲临拜访一位年轻的中国文坛新秀，并当面盛赞《我的母亲》说“每读一遍都禁不住掉下泪来”，表示要将此书译成阿拉伯文。这使盛成深觉荣幸和无比感动，他对诗王也格外敬重和谦逊。诗王亲自陪盛成访问布韩东村时，起初人们并没认出邵基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盛成这个外国人身上，盛成当即高呼：“你们不必围着我，这位就是你们的伟大诗人邵基先生！”顿时，全村人都跑出来欢迎和瞻仰诗王的风采，随后在一片肃穆中人们开始吟诵起邵基的诗句来，诗声之昂扬奋起，犹如无垠沙漠中狂风卷起，韵律之和谐优美仿佛大漠谈空下驼铃叮叮。忽然，盛成似乎领悟到了一点邵基诗的源泉：沙漠，沙漠人的心。盛成永远忘不了诗王关于“沙漠文化”的高论：“阿拉伯文化就是马、骆驼、沙漠的文化。如果说西方人离不开汽车，那末阿拉伯人就离不开马和骆驼，鱼不能没有水，阿拉伯人

不能没有沙漠。因此，不理解阿拉伯人和沙漠的关系，就无法理解阿拉伯人心和他们的文化。全世界都在追求自由，但只有大漠的熏风骄阳下，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与生俱来的自由，一种在静穆中策马驰骋的自由。”啊，静穆、肃穆、沉穆，中文将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译为穆罕默德，把伊斯兰教信徒称为穆斯林，这个“穆”字简直译神了。穆，默也；穆者，严肃、淳和，《诗经》云“穆如清风”。一个“穆”字使沙漠中的天、地、人融为一体，先知穆圣也许正是在这大漠的大“穆”之中产生了《古兰经》，衍生了阿拉伯文化。莫非，这也是邵基的诗泉？当盛成把这一点“悟性”并引《诗经》释“穆”给邵基听时，诗王笑道：“你的见解非同一般。”他紧紧握住盛成的手，诗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没有国别、年龄的隔阂和差距。盛成滞留中东一年后于1930年8月在归国途中再经开罗时，邵基就邀盛成住在自己尼罗河畔的家里。8月16日尼罗河泛滥节，盛成在诗王家的阳台上观赏节日盛况，诗王指着站在一条巨大彩舟高台上装扮成尼罗女神的少女，讲起了尼罗河的传说，盛成发现尼罗神的故事跟中国的古代河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极目天际，似乎看到尼罗河尽头水天一色处已和滚滚长江汇流在一起。

在盛成初到开罗时采访他的大报中，有一家《埃及新闻报》，该报社长是有“阿拉伯雨果”之称的大文豪哈里勒·穆特朗，他也是盛成的老朋友。穆特朗也曾在巴黎研修过法国文学，他和盛成一见倾心，即盛成无话不说的挚友。穆特朗出生在黎巴嫩一个名门望族，母亲是巴勒斯坦的书香世家，外祖母是诗人，母亲也擅诗文才华出众，对穆特朗影响巨大，他的诗才也许就是母亲“遗传”，故他对母亲始终怀着特殊的敬意和深爱。他读了盛成的《我的母亲》后赞不绝口，

觉得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不止一次对盛成说：“你那本《我的母亲》写得太好了！太好了！”穆特朗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为欢迎旧交兼新星盛成，他跟朋友们在扎哈勒的山坡上安排了一次天方夜谭式的浪漫主义野餐会。出席者有盛成、邵基、穆特朗及贝鲁特、大马士革、开罗各大报刊的主编、记者等，主持者按照伊斯兰的习俗把活羊开膛，取出羊肝、羊肾让客人带血生吃下酒。又割下羊肉，和进素粒捣制成生肉丸子请客人吃。正当盛成因“盛情难却”为生吃羊肉“苦难”时，突然四周枪炮声大作，把盛成吓得好不自在。而此时正吃得津津有味的穆特朗，以阿拉伯式的幽默为盛成宽解道：“这就是你想一尝的阿拉伯家乡饭，这枪炮声就是鸣礼炮，表示对贵宾的欢迎。”几句话说得盛成转窘为乐。不管怎样，这实在是一次奇妙难得的经历和纪念，盛老至今说起此事还就有余惊而又忍俊不禁。

更值得纪念并令盛成感受到真诚友谊和爱护的是，《扎哈勒报》为盛成专门举行了茶话会，这是穆特朗、邵基和他们的朋友为盛成解“难”而刻意安排的一次活动。原来盛成在贝鲁特接受一家法国报纸采访时，谈到了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不料该报记者对此作出了歪曲报导，引起阿拉伯舆论界的误解和不满，指责盛成是来贩卖“西方文明”的。但穆特朗等人相信盛成不是这样的人，为了给盛成提供一个表明自己观点的讲坛和机会，他们精心组织了这次集会。盛成不负众望，在穆特朗和邵基致词后，发表了精采演讲：“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东方人，我的血管里流着东方的血，我是哺育东方的乳汁长大的，东方文化是我的摇篮，我写《我的母亲》就是为了不忘东方文化之本，显然有点恨铁不成钢。不错，我又接受西方教育并受西方文化影响，那本书也是用

西方文字写的。但文字只是工具和外壳，书的内容和实质是完全东方的，百分之百东方的。是的，我主张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结合，但那是平等地交流，自由地结合，而决不是通过传教士及不平等条约由西方列强向东方弱国进行包括文化在内的侵略和扩张。今天，中国和阿拉伯各国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我们东方人仍深受不平等、不自由之苦。作为一个东方人，为了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和结合，我们东方人民应团结起来，首先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争得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平等、自由而奋斗！”这席慷慨陈词赢得了与会者一片热烈掌声。盛成还是象十年前初抵伦敦时痛斥英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时一样，始终洋溢着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翌日，《埃及新闻报》《扎哈勒报》及阿拉伯世界其他各大报纸都报导了这次“茶话会”及盛成的演说：盛成斗志更加旺盛，接着又在埃及《妇女杂志》等刊物发表诗作，以诗明志，为东方民族的解放呐喊，追求国家的平等自由。

在从埃及去叙利亚的途中，盛成在巴勒斯坦逗留了些时日，考察巴勒斯坦的社会和家庭。他对巴勒斯坦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那儿是世界宗教的一个源汇处，是《圣经》的发源地，是圣迹名城耶鲁撒冷之所在。耶鲁撒冷在伊斯兰教的圣地、犹太教的圣城和耶稣教的圣城，是宗教的天堂，有九十六宗派在混战。因此，这个三教百门之圣城充满了杀气，人人以上帝为令箭，以宗教为武器，以自己为正统和主人去杀外教人，耶鲁撒冷命名之意乃“和平”，但这块圣地千百年来只有流血和杀戮。这是盛成实地考察后得出的不幸结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不幸仍在巴勒斯坦，在耶鲁撒冷继续着，甚至变本加厉。

作为对宗教的超脱者和异民族客人，盛成对伊斯兰教和

犹太教皆无偏见或褒贬，他对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怀有同样友好的感情，他只是作为如当地舆论界所称之为“现代首任中国文化使节”而来此访问、考察的。应该说，他是位成功的民间亲善文化使节，既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界的极其友好热情的接待，也获得犹太文化名人的热烈欢迎。当时有“犹太泰戈尔”之称的犹太作家比亚立克，介绍盛成到犹太文人协会作了《中国文化问题》的演讲，深受好评。那是1929年6月24日，比亚立克在大会上致词说：“中国长城倒了，中国青年出来同世界青年携手了。”他们把盛成看作是中国青年的代表，是开始冲破封闭禁锢走向世界的一代精英。

也许由于盛成在法国曾跟几位犹太姑娘恋爱过，虽然都没成功，但他对犹太民族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有一种特殊的认识。他觉得犹太人是个了不起的民族，犹太女性更含一种睿智、深邃的内涵。他专程去看望了昔日恋人达吉雅娜和滴娜，她们两家都住在如今是以色列首都的特拉维夫，盛成受到了这两家人的热情招待，这些前已叙述。

最令盛成新奇难忘的那段犹太生活，大概要算他在一个叫做哈律尔泉公村住了两个星期的见闻。所谓“公村”，就是破除家庭制度，实行一种带有乌托邦的非苏俄式共产主义社会。公村有三百多人同居，他们共衣、共食、共住、共劳动、共消费。白天各执其事分工合作，晚上共聚一堂看书读报讨论，性生活亦自由开放。这些人中不乏“高知”，如曾在欧洲大学住教的教授、学者、大夫等。他们对儿童的教养尤堪称道，所有孩子皆入公村幼儿园，享受最佳食品，有专家培养，个个长得丰满健康，七岁入学，学文化亦学劳作。还使盛成惊叹的是，公村中人都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能举出许多有关中国的名称、名字。

在这次为时不短的中东、西亚之行中，盛成关注最多的恐怕就是妇女问题。而接触女子最多、研究妇女较透的，是在土耳其。也许是由于土耳其所处的横跨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凯末尔革命成功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儿的新旧矛盾、伊斯兰教传统跟欧化的冲突比别的阿拉伯国家显得尖锐和激进些，尤其反映在妇女问题上。在盛成眼里，今日土耳其之欧化，实有破坏而无建设，妇女仍在为起码的平等、自由而挣扎徘徊。他有两首写妇女的法语诗，分别发表在《埃及妇女》杂志及《埃及》周刊上。描绘了土耳其及阿拉伯妇女的处境和心理。

### 小 心 灵 ， 可 爱 的 心 灵 ！

你还记得你的儿时么？

希望儿，在那里向你笑语！

小心灵，你在那海上跳舞。

爱你的父亲死了，

给你庇荫的树倒了。

你也知道前途不大好。

嫁人，是否一个避难所？

自由自由，

你的梦，你的天主，

你的他，西方归来的青年，

他的你，东方生长的弱女。

夫妇之间无平权：权利是他的，义务是你的。

在许多差别之中，近者远，亲者疏，

在这无爱情的和合内，我是他之妇，

他非我之夫；

希望希望，我希望离婚！我爱自由！

在这光明世界之内，我如何爱黑暗？

在这平权世纪之中，我如何能代她充数？

我前进……我打破了我的牢笼与铁索？

青年人我是……春光，我有……晨曦，

我爱……

青年人我要度我的生活，

我要……我在……我将我的牢笼打破了。

我现在是一个人，忽然间，我是一个飘

流的心灵……

新愁不久来到，

恨也到，后来，悔也来了。

我不是……我也不是……

我才知道平等的新纪元，一场大梦就是了！

无水的鱼，我能逃出天命么？

世界上只有难字，

处处恶字在那里翻筋斗。

此处是刀山，那里是苦海，

我向哪里去？

我向哪里去？

奋斗奋斗！

造好了气时好飞，  
造好了水时好游，  
你要享福，快造自由！  
不幸的你，你是今世人，你不是二十世纪人！

小心灵，可爱的心灵，  
你只是不动，  
命运却不曾将你打败，  
你自己将你打败了！

### 离 婚 的 妇 人

你现在是独身，  
你却在—个反复无常的巢内，  
你是一个自由的奴隶，在这飘摇不定  
的世纪里。

自由，自由，昔日之自由，  
你的解放者。  
自由，自由，今日之自由，  
你说，恶之花。  
自由，自由，将你关在苦痛的乐园里。

你要平权，你有权，如何使法？  
你不知道因果与始终本末。  
平等平等，忽然间是一把利刃，  
双锋的利刃，将你的心儿刺破了，  
——玩物的心儿！  
利刃向你的血儿道：“女子！说话，